

● 张玉玺 著

国梁

中国石化出版社

国 梁

张玉玺 著

中国石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梁/张玉玺著. —北京: 中国石化出版社, 2002
ISBN 7-80043-143-6

I. 国... II. 张... III. 广播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35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12865号

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58 号

邮编:100011 电话:(010)84271850

<http://www.sinopec-press.com>

E-mail:press@sinopec.com.cn

胜利日报社印刷厂排版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19 千字 印 1—3000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16.00 元

目 录

巴索 【广播连续剧】 国梁.....	(1)
巴索 【广播连续剧】 脚步.....	(192)
后记	(243)

【广播连续剧】

国 梁

第 一 集

〔电动火车长长的鸣笛声。〕

〔电动火车碾过铁轨的阵阵轰鸣。〕

〔电动火车拉着长笛呼啸而过。渐隐。音乐轻轻进入。〕

解 说：这是1994年的盛夏。我坐上了武汉开往黄河尾闾的火车，离开了抚育我成长的中国地质大学。三年了，三年后的路是遥远的。这路，我能选择，路也能选择我。你听，我那帮同学临毕业时给我写了几句赠言：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，愿国梁军师大展鸿图。”嘿嘿，还叫我“军师”，啥军师？不就是我常给他们出些花花点子，让他们大展鸿图么！

〔音乐隐去。〕

〔国梁家里热闹非凡。〕

国梁妈：（急切地）老国，你看都几点了，国梁这孩子该到家了，你也不到长途汽车站接他去！

国梁爸：你呀，糊涂啦，这才9点，火车还没到站呢。就是到站，等他坐上长途车，再到咱黄河口采油厂，少说也得俩儿小时，着啥急！

国梁妈：（笑）嘿嘿嘿，可不是嘛，真是糊涂了糊涂了。哎，老国，国梁分配的事儿咋样了？

国梁爸：昨天我找马书记了，他说……

国梁妈：说啥了？能不能留在身边？

国梁爸：我没那么说。

国梁妈：那你咋说的？

国梁爸：你呀，别逼我。我当了一辈子采油队的指导员，你说我能咋说？

国梁妈：实话实说呗。你看，咱大儿子在钻井队干了快15年了，整天不着家；咱那姑娘，在黄河边上的通讯站，一个月见不着个影儿。现在咱都退休了，老了，身边咋说得有个人啊！

国梁爸：石油工人，家家不都这个样吗，想团团圆圆，没门儿！你这老脑筋！

国梁妈：这算啥老脑筋。你一天病病殃殃的，高血压一上来，我可整不动你！

国梁爸：（笑）嘿嘿嘿，到时候两脚一挺，就拜拜了呗，愁啥？！

国梁妈：说的轻快。你一天就是不知道愁。快说，你跟马书记到底咋说的？

国梁爸：我说……我那老伴叫我找你……国梁他大学毕业了，得给他找个……

国梁妈：看看你，把我给卖了。你脸皮薄，我脸皮也不厚。哎，书记答应了吗？

〔电话铃声响起。

〔地板上兴奋的脚步声。

〔国梁妈接电话。

国梁妈：（急切地）是国梁吗？哎哟，是老马，马书记呀！

电话音：老嫂子，想儿子想疯了吧，（笑）哈哈。

国梁妈：那还用说，马书记……

电话音：你叫老国大哥找我，是不是想叫国梁留在采油厂基地，留在你们老两口身边？

国梁妈：（不好意思地笑）这个死老国，他把我给卖了……

电话音：（笑）一辈子没出卖过你，昨天只出卖一次，不好意思啦？老嫂子，你们老两口，为咱黄河口采油厂出了大力，立了大功，把国梁留在身边是合情合理的，别人不会争，也不会笑

话，把心放在肚子里吧！

国梁妈：（笑）哈哈，马书记，那就谢谢你了！

电话音：那好，等国梁回来，让他找我。好不好？

国梁妈：抽空来家玩。

电话音：那好，一定看你们去。好，再见！

国梁妈：再见。

〔放电话听筒的声音。〕

国梁爸：怎么样，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，是不是？

国梁妈：去你的，丢人的是我，你擎什么功！

〔两人开怀地笑。〕

〔火车播音员在报站名：“各位旅客，黄河口车站就要到了。这里是黄河入海的地方，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。1961年，在黄河两岸，在渤海滩涂，发现了胜利油田，经过四十年的奋斗，现在胜利油田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大油田。这里，风景秀丽……”〕

〔音乐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在车厢里流出。〕

〔出站口，人声嘈杂：“参加全国石油开发会议的代表，请跟我上车！”“代表们请！”“先生，要不要出租！”“小姐，到哪儿去，这里有的士！”〕

李晓明：（激动地大喊）国梁，国梁，我在这儿！

国梁：晓明，晓明……

李晓明：你怎么才到！我都等了快一个钟头了！

国梁：你看看那钟楼上的钟，9点，正点到达。

李晓明：盼你盼晕头了。

〔二人笑。〕

李晓明：走，喝两杯去！

国梁：我得回去……

李晓明：急啥，走。

〔餐厅。有轻音乐流出。〕

国 梁：晓明，你这家伙……

李晓明：国哥，你可回来了，我跟你……

国 梁：说啥？

李晓明：国哥，这你知道，现在的油田和过去的油田可不一样了。过去，来了个大学生，那是香饽饽；现在，像你一样的大学生满街滚。你学的啥？

国 梁：地质，就是研究地下构造的。

李晓明：国哥，来，喝。

〔碰杯声。〕

国 梁：喝，干。

李晓明：国哥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找工作，对了，现在叫择业，和过去不一样了。学什么，不一定就叫你干什么。大学生多着呢！

国 梁：晓明，我看你是喝醉了。学就有用。

李晓明：国哥，喝……

〔碰杯声。〕

国 梁：喝！

李晓明：国哥，告诉你，你也别想的挺浪漫，下海，经商，赚钱，这都没人笑话。

国 梁：那你现在咋样？

李晓明：挺好的。那年毕业以后，我就自谋职业，我就出来了，专修各种泵……油泵、水泵、电泵，大泵、小泵……

国 梁：赚钱了吗？

李晓明：过得去。要不咱还能在这儿吃生猛海鲜！告诉你国哥，赚了钱，又学了技术。可以这样吹，在胜利油田，修泵咱是大拿！

国 梁：（笑）嘿嘿嘿，吹的不轻。来，喝！

李晓明：喝。我说国哥，你要是愿意，到我这儿来，咱俩一起干。你有文化，有点子，给我当个“军师”，咋样？

国 梁：不，我还想搞石油，大工业，有气魄。

李晓明：想到大机关？

国 梁：不，我这么年轻，蹲机关有啥意思，还是到一线充实。

李晓明：（笑）你呀，O型血，热血青年，我好像看到了“五四”运动，满街的沸腾青年。真浪漫！

国 梁：我懂你的心情晓明，天生我才……

李晓明：不强迫你，去一线就去一线，可别后悔。要是后悔，就到我这儿来。我这儿，大门永远朝你开！

〔二人笑。〕

〔刘燕家。〕

〔推门进屋的声音，急促的脚步，急促的喘息。〕

刘 燕：（兴奋地）妈！

刘燕妈：吓了我一跳，啥事这么高兴？

刘燕爸：看你这两天乐的。咋啦，得奖啦？还是评上先进啦？

刘 燕：妈，你过来。（拉过刘燕妈）

刘燕妈：啥事儿还背着你爸？

刘 燕：妈，我告诉你，他回来了。

刘燕妈：（疑惑地）谁？

刘 燕：国梁。

刘燕妈：国梁？就是老国家的老小？你们不是同学吗？

刘 燕：是呀，他大学毕业了，今天到家。

刘燕妈：（不在意地）到就到呗。

刘 燕：（急了）妈，我想……

刘燕妈：想啥？

刘 燕：妈，我想去看看。

刘燕妈：（笑）你那小心眼儿我还不知道？去吧，看看就回。

刘 燕：（学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的一句道白）谢谢妈！

〔笑声中，开门跑出。〕

刘燕妈：(笑)看这丫头。

刘燕爸：小燕干啥去了？

刘燕妈：去老国家了。

刘燕爸：老国？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打牌了呢。

刘燕妈：是啊，他的小儿子大学毕业了，今几个要回来。

刘燕爸：那她去干啥？

刘燕妈：(笑)人家是同学，看看呗。

刘燕爸：那还神神秘秘的。

刘燕妈：我看哪，小燕这几年和他有联系。

刘燕爸：孩子的事儿，随她去。

刘燕妈：那可不行，国梁咋样，得了解了解。

刘燕爸：瞎操心，到时候再说。

〔国梁家。

〔门铃响。

国梁爸：(高兴地)你看你看，瞎着急不是，准是国梁回来了，快开门去！

〔地板上的脚步声，由近及远。

国梁妈：(兴奋地)来了，来了！(开门声)你这孩子可把我急死了，跑到哪儿去了……咦？

刘 燕：阿姨……

国梁妈：你是……

刘 燕：我是刘燕，我爸当队长，国伯伯当指导员，忘了？

国梁妈：哎哟哟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(关门声，进屋)老国，你看，谁来了……

刘 燕：国伯伯……

国梁爸：(认不出来了)呃，这……

国梁妈：认不出来了？这是刘茂队长的大女……

刘 燕：(笑)咯咯咯，小女儿。国伯伯，叫我小燕就行。

国梁爸：真是老糊涂了。前些日子，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家伙在一起打牌，你爸还说最小的丫头，都参加工作好几年了。几年不见，长这么大了。

国梁妈：小燕，快坐、坐。

刘 燕：伯伯坐，阿姨坐。

国梁妈：我给你倒茶去。

〔地板上的脚步声，由近及远。〕

刘 燕：（笑）咯咯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阿姨。

国梁爸：小燕，这有水果，今天早晨刚买的，来，吃。

〔地板上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。〕

国梁妈：来，小燕，喝茶。

国梁爸：喝，吃水果。

刘 燕：谢谢阿姨，谢谢伯伯。

国梁妈：小燕，在哪儿工作呢？

刘 燕：就在咱们采油厂采油工艺研究所。

国梁爸：那可是个好地方。

国梁妈：他呀，一听说研究采油的就高兴。好像石油就是他的命根子！

〔三人笑。〕

国梁爸：（幽默地）算你说对了，加 10 分。

〔三人笑。〕

国梁爸：不是命根子，是啥？不仅是咱们的命根子，全厂的命根子，还是国家的命根子呢！没有石油，还能叫胜利油田？没有石油，那就遭了，国家的经济就会瘫痪！

〔小燕咯咯咯地笑。〕

国梁妈：你看，小燕，一提采油，他就满嘴的大道理。（笑）气死人！

小 燕：阿姨，伯伯，你们俩真有意思。和我爸我妈一样，一说采油，一争就是一大通，真事儿一样，脸红脖子粗，像是在吵架。

（笑）

国梁爸：(笑)还是老搭档，还是那个劲儿。小燕，我们干了一辈子采油工人，最大的爱好，最大的乐趣，就是跟油井、采油树、磕头机打交道，跟黑乎乎的原油打交道。跟你说，我们跟油井很有感情。它要是生了病，比疼自己的儿子还要厉害。

刘 燕：(笑)伯伯……

国梁妈：他呀，还想入非非呢。

刘 燕：咋想入非非？

国梁妈：前几天，半夜下起大雨，他急得满屋子转。我问他，你在那儿转啥呀？瞧他怎么说……

刘 燕：伯伯咋说？

国梁妈：咱俩包个“夫妻井”吧！

〔小燕笑得前仰后合。〕

国梁妈：你别笑。他还一本正经地跟我说，咱给井起个名，叫“老夫妻井”？要不叫“夕阳红夫妻井”？我说，算了吧，发什么神经，现在转岗都转不过来，分流都分不过来，谁还要你这老骨头渣子。

国梁爸：你怎么扯到改革上去了？咱不是跟年轻人争岗位。我是想，整天憋在这四方块的楼房里，倒不如到边远的地方，看一口油井，就像大城市里的人愿意到郊区盖别墅、买房子一样，图个清静。再说，咱俩管一口井不会比那些小青年差！

国梁妈：小燕，你看你伯伯，是不是异想天开？现在油井都用上计算机了，他会吗？他呀，就会量油、测气、调参、扫地！（笑）

小 燕：(笑)伯伯真的对油井有感情了，难舍难离了，是吧？

〔音乐淡淡流淌。〕

国梁爸：(兴致地)这还像话。那年，胜利油田刚刚会战，我们钻井的，采油的，油建的，从大庆来了不少。钻井队有个老伙计，去年也退休了。那天我去看他，家里外头怎么也找不着。后来，一打听，人家向远处的钻机指了指说，去吧，准去那儿了。我走了好半天，才到了钻井队。你猜怎样？他

蹲在那钻机旁，抽着那老烟袋，乐呵呵地看人家打井呢！

小 燕：（疑惑地）那为啥？

国梁爸：他就是这个队的老司钻，老钻井。他对钻机、对刹把、对轰轰隆隆的钻机声，有感情了，离不开了！

国梁妈：行了行了，看你罗里罗嗦的。人家小燕第一次来咱家，还没说几句话呢，净听你的了。

小 燕：阿姨，伯伯真幽默，真逗！

国梁爸：小燕，在工艺所研究什么？

小 燕：（难为情地）我是中专毕业，搞化验，说不上研究。

国梁爸：中专毕业不怕，咱油田不少年轻人中专毕业后，肯钻研，又善于学习，人家都是高级工程师了！

小 燕：我现在正在参加全国成人自学考试，学采油专业。

国梁妈：自学可是个苦差事，看你瘦的，注意点……

小 燕：没事儿。

国梁爸：趁着年轻，多学点，吃点苦，算啥？我们老了，计算机都上井了，跟不上趟了。

〔国梁妈、小燕笑。〕

〔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，大雨如注。〕

国梁妈：（惊慌）下雨了。

〔地板上的跑步声。〕

小 燕：阿姨，我来关窗户。

〔一阵忙乱，窗户关紧之后，雷声、雨声、风声显得小了许多。〕

国梁妈：（抱怨地）这天，说变就变。

国梁爸：海边那油井……

国梁妈：小燕，看，这不又来了。

〔门铃连续地响起。〕

〔地板上急促的脚步声。〕

国梁妈：来了，来了。

〔开门声。〕

国 梁：(亲热地喊)妈，妈妈，我回来了！

国梁妈：看你让雨浇的，快进来。

〔地板上的脚步声。国梁爸、小燕迎了上来。〕

国梁爸：你看看，也不打个电话，去长途车站接接你。

国 梁：不用。两年没回来了，咱这地方变化真大呀，出租车遍地都是，接啥。

小 燕：(不好意思地)国梁，你毕业啦！

国 梁：哎哟，你呀！妈、爸，这是刘燕，我高中的同学。

国梁妈：人家来了半天了，就听你爸在那瞎白唬了，连介绍都没介绍呢。

国梁爸：闹了半天你们是同学呀！快，快，都进来。

国梁妈：国梁，进屋换上衣服，成了落汤鸡了。

国 梁：哎。

国梁爸：小燕，快坐。你阿姨也老糊涂了，连介绍都没介绍……

国梁妈：还怨我呢，你在那高谈阔论，谁能插上嘴！好像进行革命传统教育！

刘 燕：(笑)真的很受教育。

〔脚步声，国梁进。〕

国 梁：妈、爸，累死了。哎，小燕你来的真快！

小 燕：你不是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上午到吗？

国梁爸：把你妈急坏了，让我去长途车站去接你。

国 梁：在火车站碰见了个同学，非让我喝酒不可。这不，一喝就没点了。

国梁妈：饿了吧，我给你们做饭去。小燕，别走，在这儿吃晚饭。

小 燕：阿姨，我这就走，晚饭后还要听自学辅导。伯伯、国梁，我回去了。

国梁爸：国梁刚进屋，还没说话呢。

国梁妈：这丫头，外面下雨呢，天又黑了。

国 梁：妈、爸，我去送送刘燕。

小 燕：伯伯，阿姨，有空到我家去玩。

国梁爸：好，好好！

国梁妈：国梁，给，雨伞。

〔开门。电闪雷鸣，大雨瓢泼。

小 燕：伯伯，阿姨，快进屋。

国梁妈：国梁，把小燕送到家，啊！

国 梁：知道了。

〔关门声。

〔远处的雷声。豆大的雨点打在雨伞上的声音。

〔音乐渐起。

国 梁：刘燕，咱这帮子同学都好吧？

刘 燕：都挺好的。不少知道你今天回来，还嚷嚷要聚一聚呢！

国 梁：他们都做啥工作？

刘 燕：五花八门，干啥的都有。有在油田干钻井的、修井的，有当采油工的、当修理工的。还有自谋职业办饭店、开网吧、开出租、搞修理的，目前就是没有卖艺的。（笑）

国 梁：（笑）你呀，你这两年也变了。过去跟男同学说句话都脸红，现在锻炼得不错了！

刘 燕：你们大学生不更新潮、更先锋吗？

国 梁：年轻人，图浪漫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胡闹腾，自娱自乐，真正新潮的、先锋的有几个。

刘 燕：快到家了。上楼坐会儿吧？听说你毕业了，我爸、我妈可高兴了。

国 梁：不了，家里还等着呢。

刘 燕：毕业了，你想分配到哪儿去？

国 梁：正想听听你的意见，你说呢？

刘 燕：老天爷，选择工作，就是选择事业，就是选择未来，我能替你设计得了吗？

国 梁：听百家言嘛，你心细，帮我想想，出出招儿。

刘 燕：依我说，现在咱们这个采油厂正处于中、高含水期，有的区块最高含水已经达到98%了。你是学地质的，我们工艺所正缺人。厂里让研究所把三次采油、降本增效作为主攻课题来研究。我看，这里你能有作为、有用武之地，就来工艺所吧！你看呢？

国 梁：你的想法挺好，值得考虑。

刘 燕：真的，我希望能和你在一起，永远……

国 梁：谢谢对我的信任。

〔音乐渐隐。

〔主题歌起。

〔报尾。

第 二 集

〔国梁家。

〔清晨。清脆的鸟鸣。

〔远处传来人们练“太极拳”的伴奏曲。

〔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。

〔木地板的脚步声，开门声。

国 梁：爸，浇花呐？

国梁爸：这么早就起来啦。

国 梁：嗯，睡的真舒服，还是家里好。爸，妈呢？

国梁爸：你听，广场上练“太极拳”呢。哎国梁，你上学三年，有两年没回来，这会儿到油田各处转转，变化大了。

国 梁：爸，我今天想去报到。

国梁爸：（惊异）报到？上哪儿报到？

国 梁：到采油厂啊。

〔国梁妈进屋。〕

国梁妈：快，趁着油条热乎，快吃。

国梁：爸，咱吃饭。

〔盛豆浆的声音。〕

国梁妈：给，豆浆。

国梁：妈，我来盛。

国梁妈：（笑）再老，这点活儿还能干。

国梁：妈，我来。孝敬孝敬二老。

〔国梁爸、妈笑。〕

〔盛豆浆的声音。〕

国梁妈：就你嘴甜！

国梁：妈，给。

国梁妈：看你……

〔盛豆浆的声音。〕

国梁：爸，给。

国梁爸：哎，哎。

国梁妈：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

国梁：吃，吃。

〔夸张的喝豆浆的声音。〕

国梁：爸，妈，我想过了，你们年纪大了，哥哥、姐姐又顾不上你们，我就留在咱黄河口采油厂了，留在爸和妈的身边。

国梁妈：（笑）咯咯咯，孝顺吧，还是老儿子好！

国梁爸：看你说的，儿子、姑娘不都一样！他们都有份儿工作，能整天围着你身边转？当他们是保姆哇！

国梁：妈，你说，我到哪个单位好？

国梁妈：实话跟你说，这几天，我和你爸正为你分配的事儿着急呢。

你爸找了马书记，马书记答应了，把你留在采油厂机关。

国梁爸：为了你，你妈的老脸都不要了。

国梁妈：去你的，咱这也不是无理要求。三个孩子还非得都上生产